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57
30 Septem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五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出席：	贝宁	翁加沃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威尔斯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小坂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马科维斯库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卡杜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主席发言

主席：我要代表安理会欢迎罗马尼亚外交部长阁下出席安全理事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的局势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以前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成员，以及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和摩洛哥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肯尼亚代表韦亚基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拉维代表穆万巴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和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古巴、民主柬埔寨、埃及、加纳、几内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拉利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的来信，他们也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讨论面前的问题。

因此，我提议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前面提到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

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民主柬埔寨代表吉春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加纳代表费利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塞拉利昂代表米纳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萨拉姆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请大家注意今天发布的有关议程项目的文件（A/12206）。这份文件载有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及其附件。

第一个发言人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阿·加尔巴准将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允许我同前面几位发言人一起祝贺你，担任九月份这个月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现在是非洲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整个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潮流纵横，正在奔向好几个方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潮流可以结合成一种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积极力量，我们在基本上就是失败主义者。

这些潮流声势日大；有些方面是正面的，而有些方面却是反面的。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将大有助于把最有可能使我们摆脱漩涡而使我们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潮流固定下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叫作“灾祸”，这是名符其实的。

过去三百年来，非洲大陆确实被一个接一个的灾祸折磨备至——人对人的残酷迫害，以肤色、权力和人为的特权为基础的人对人的剥削。以往是双役和殖民主

义；现在是一小撮特权分子残酷地、罪恶地篡夺权力。

回顾一下安理会今年一月间的辩论和第 385(1976) 号决议就足以知道，这项决议要求南非在决定纳米比亚的前途时，要落实国际社会所重视的一切法律、人道和道德价值。殖民主义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沃斯特政权篡夺联合国的委任统治更令人无法接受。沃斯特及其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作为，完全忘记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对国际社会的愿望置之不理。

我几乎用不着在这里指出我们今天所讨论到的局势是多么的罪大恶极。归根结底，安理会和大会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就在处理纳米比亚问题。三十年了！我们该庆祝一下我们的成就才是！

最近的发展，一句话，是这样的：

将近十年前，在一九六七年，大会庄严地——但许多国家另怀鬼胎——宣布设立纳米比亚理事会。大会任命了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负责在种族主义的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后管理该领土。以一些自相矛盾的典型拉锯外交手段，我们继续作出决定，但并不予以执行。这不是由于我们的道德立场脆弱，而是由于我们之中许多人完全没有道德可言。我们在这些空中楼阁似的联合国机构中的所作所为，反映出一种独特的自欺欺人的作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继续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迫使南非在纳米比亚关门大吉。

今年一月，安理会通过第 385(1976) 号决议时，我国政府一度认为，我们终于决定要使用最后的压力，来达成国际社会对于纳米比亚的目标。我们本以为这是又一次但却是最后一次的决议。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要讨好、赞扬和尊敬沃斯特政权，不是因为这个政权在满足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的愿望方面采取了任何行动，而是由于它莫名其妙地介入了津巴布韦问题。南非的这种“善意”和“慈悲”应该用在满足

国际社会的愿望方面才是。

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就纳米比亚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并要求南非采取具体行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它已经提出了一些就独立、自决和主权进行谈判的条件：第一，西南非民组是关于纳米比亚前途的任何谈判的基本成员；第二，应该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这些谈判；第三，南非应该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西南非民组和直接处理这个问题的所有非洲国家是宽宏大量的，它们没有坚持联合国已经决定的其他条件——那就是，在可与南非进行会谈之前，撤出南非军队和预先决定独立的日期，等等。

但是，南非对这些要求的反应是怎样呢？预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独立——当然，就象沃斯特政府所说的，这只是“有相当的必然性”，不论它指的是什么，——并表示，在这里我要再次引用，“将西南非维持为一个单位的坚定决心”。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虚晃一招，其真正用心是继续执行将纳米比亚保持为南非联邦的一部分的阴谋诡计。

这是不是这个庄严的组织真正应该得到的反应呢？即使南非较为开明的评论界也认为南非最近的意图声明甚至不能算是向前迈出的起码一步。

与此同时，纳米比亚的情况却依然如故。南非继续在整个纳米比亚加强它的驻军，特别是在接近安哥拉——赞比亚边界的卡普利维地带。安理会知道得很清楚，南非经常入侵赞比亚。一九七六年三月，这个非法政权把两个纳米比亚爱国人士判处死刑，把另外一些人判处不同的徒刑。

仅仅四天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听取了比尔·安德森先生就南非对一些手无寸铁的纳米比亚人民残暴的、野蛮的行为所提出的报告。

尼日利亚政府另外严重关切的是南非将纳米比亚的军事化，两天前，萨姆·努

乔马同志向安理会作出的非常杰出而有分寸的发言里，已经详细说明这件事。尤其是，我们对利用纳米比亚作为侵略邻近非洲国家的前线基地，感到遗憾。

尼日利亚继续坚持这种政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解决南部非洲问题方面所表示出的任何诚意都是值得怀疑的。以我们安理会本身的各项决定来判断，非法占领该领土的南非政权绝对没有权力左右纳米比亚的前途，或者干预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利。

只有终止非法占领和彻底撤离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方式，是可以同该政权讨论的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转移目标的东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放弃在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就不同意与它进行任何对话。我们决不上障眼法的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能一方面假装帮助解决津巴布韦问题，而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纳米比亚的现实，继续在它非法占领的领土上巩固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在这里辩论纳米比亚问题的同时，种族隔离制度的极端表现——班图斯坦，正在毫不减弱地在南非、在纳米比亚进行着。

六、七百万黑人已经被迫迁离他们平常的住所，搬到散在南非各地，将组成大约八个班图斯坦国的二百个地点。在这个过程中，一千九百万个土地拥有者的土地所有权，将为三百五十万个白人所有，失去土地所有权的人将定居在百分之十三的土地上。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南部非洲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们肯定，正有更多的无辜儿童死在训练良好的但不幸却是顽固的所谓南非执法官员的手中。

在结束这次发言之前，我应该赞赏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先生所采取的外交方针。我在前面说过，并且根据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我国政府没有信心来与沃斯特进行任何对话。不过，我并不想预断任何国家政府按照其

自身的国家政策和利益主动采取的任何外交措施。我们希望这些双边主动措施是在联合国决议的范围以内，而不致削弱联合国的威信。简单地说，只要这些主动措施是加强而不是背弃这个国际议坛的决议和决定的，我国政府就支持它们。我们要看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面对着对它的权威的不可躲避的挑战，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履行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神圣义务。我们已经要求采取基本行动，迫使南非向人类尊严和人权的普遍价值让步。南非是南部非洲一切罪恶和问题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我们所要求的是纳米比亚的权利。我不需再提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求不多。我们所希望的是在任何有关纳米比亚的谈判中，承认西南非民组为基本成员；窃据权力的政权释放非法拘留的国家领导人；承认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在下，进行所有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进程；承认纳米比亚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南非遵守第385(1976)号决议的这个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反应——就是温得和克制宪会议的拙劣表演——是对国际社会的侮辱。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真相，不值得在这里加以评论。在比勒陀利亚没有表示愿意响应安理会的要求时，我们现在必须本着第385(1976)号决议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是考虑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的时候了。此外，面临着南部非洲战争状态升级，尼日利亚彻底支持在联合国里普遍持有的看法，那就是，纳米比亚局势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执行一切责任。

我们决定在西南非民组行使自决权利和获得真正独立的英勇斗争中，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能也决不会妥协的。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对我的夸奖。

在邀请下一位发言人之前，我想代表安理会各理事国欢迎日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圭亚那的外交部长阁下出席安理会的会议。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拉姆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到极大的高兴和光荣代表我国代表团和代表我国——也门——极为光荣地担任九月份主席的阿拉伯集团，热烈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九月份的主席。我要向你表示阿拉伯集团在看到你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主持安全理事会时是多么引以为荣。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阁下，一位杰出非洲人，主持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阿拉伯集团深信，这些审议在你英明指引和领导下将获得巨大的成功。

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一致决定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它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非法任意执行种族歧视和镇压法律及惯例。

安理会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集结重兵，利用纳米比亚作为攻击邻近国家的基地。

安理会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领土撤出其非法政府，在联合国主持下将权力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并且终止其班图斯坦和所谓的本土政策。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同样地要求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的监督管理下举行自由选举；要求南非充分执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并且向目前因政治缘故流亡在外的所有纳米比亚人无条件地提供充分便利，使他们返回他们的国家而不致有被捕、被扣、被威胁和被拘禁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这些要求一项也没有实现。相反地，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不顾世界社会对它的谴责，千方百计想赖在纳米比亚不去。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集结和在温得和克举行的争吵不休的种族会谈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要永远占领纳米比亚的真正意图的新表现。这种会谈只打算把纳米比亚分裂成由一手挑出来的部落傀儡统治的许多部落国家。

所谓温得和克西南非洲制宪会议制宪委员会在八月十八日发表声明全文重申以一九七八年九月为纳米比亚独立日期的意向声明。 这项声明没有提到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甚至只字未提以联合国监督和管理的自由选举为基础的真正自决的种种需要。

所以，安理会为了执行其决议，有必要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必要措施。 也门代表团代表阿拉伯集团，要求安理会考虑到 S/12188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这项决议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首脑会议通过的。

我们今天早上都非常仔细地听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阁下所作的发言。 非洲集团欢迎所有有助于纳米比亚达成自决和独立的诚恳的和真正的倡议。 有些国家与南非狼狈为奸，使南非自以为有了安全，只要南非一天还在进行这种勾结，它就一天没有听从人类的呼吁。 人是上帝所造最聪明但不是最高尚的动物，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人的心智还是受制于本能行为的、那就是支配和降服其他的动物，以及他的同类。 只有通过象本组织这样的组织，只有执行其宗旨和原则，人类才能建立和享有一个以平等、正义和人类尊严为基础的真正和平的世界秩序。

主席：谢谢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国的夸奖。

威尔斯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能在你担任安理会九月份主席时发言，我感到非常快慰。 我确信，你以你广泛的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审议，对议程上的本项目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容许我感谢你的前任，日本的安倍大使，他在主持安理会八月份的审议时有卓越的表现。

地球上没有一个大陆存在着举世谴责的两个非法政权，除了非洲大陆以外，没有一个大陆是这样的。 安理会今天面对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蔑视国际共同舆论的最明目张胆的一个事件。 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不顾我们的许多决议和我们的多次规劝，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非洲的民族主义过去十年中获取了辉

煌的胜利，现在也成功地到达了库内内河和林波波河。种族主义者的天地越来越小。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英勇人民成了反抗种族隔离的前线。纳米比亚受压迫的种种可以说是残酷而漫长的。我们已来到南非的斗士认为是他们的故土的土地。在这地方，死去的赫尔曼·戈林的祖父在一次野蛮的进军中，曾把赫雷罗族杀死85,000到15,000人。受非洲大陆的沸腾所害的人并不以今天住在那里的人们为限。非洲大陆的自由的备受摧残，是各地爱好自由的人士所关心的。

我们坐在这个议席有机会无限期地——也可以说是令人厌恶地——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对这些目标是同意的。南非是非法入侵纳米比亚的，必须撤出。纳米比亚必须达成独立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千万不能根据考古和历史的虚假解释，任意使其变成荒诞的分裂而对立的地理区域。我们的分歧是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应该用什么策略，应该想出什么战略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安理会通过了第385(1976)号决议，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南非应立即终止其班图斯坦政策；应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因违反所谓安全法而被监禁或拘留的那些人；废除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性的法律和惯例；无条件给予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充分的便利，使他们返回他们的国家而没有被捕、拘留、威胁或监禁的附带危险。最重要的是，我们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该日以前召开会议，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仍然执迷不悟，则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依然摆出一付要在所谓的图尔恩哈勒会议中立宪的姿态。这种对国际压力的些微让步，不但受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以及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义正辞严地谴责，而且也受到所有尊重纳米比亚人民有权成为单一国家的自由人民来创造自己的前途的那些国家义正辞严地谴责。于是，安理会温和、合理地向非法占领者和入侵者提出的行动建议，所得到的反应却是不执行、不合作和傲慢的置之不理。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企图是坚定不移的。一九六四年奥登达尔委员会建议以作为比勒陀利亚的思想主导的人种观念为基础，将纳米比亚分成若干班图斯坦。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如一，从无动摇，甚至他们最近在图尔恩哈勒的行动也是以这种假设为基础的。不过，他们通过精心设计，也主张卡普里维地带不应向温得和克当局负责，而应直接向比勒陀利亚政府负责。当然，这助长了军国主义，而且也暴露了要长期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的企图。我国代表团从来不认为南非政权自称有作出努力来协助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诚意就够了。一九六九年卢萨卡这个重要的会议曾提出一项实现南部非洲自由的战略大纲。卢萨卡宣言主张进行有意义的、可能产生结果的和平谈判。否则，就进行武装反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西南非民组的主席萨姆·努乔马同志于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在安理会发言，重新肯定了解放运动准备就纳米比亚前途进行谈判所持的非常合理的条件。西南非民组愿意与南非商量纳米比亚的权力移转。西南非民组坚持这些会谈必须在联合国主办之下举行。西南非民组要求在法西斯酷刑监牢中垂垂待毙的纳米比亚政治犯应在任何讨论开始以前释放。最后，西南非民组要求南非保证将武装部队撤出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圭亚那代表团赞同并支持西南非民组代表纳米比亚人民所提的这些要求。

正是在这一点上，圭亚那看出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最近的努力有可能阻止南部非洲发生人大屠杀，对于有利于正义和自由，由谈判得出为大家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可能可能有所帮助。不过，我们认识到应付一个顽固的暴君，使用武器常常产生对谈判有利的气氛。南部非洲的悲剧是，种族主义者不流很多的血是不会让步一分半分的。我们圭亚那人不相信同沃斯特进行对话就会得出有意义的结果。过去的经验使我们有了这种痛苦的看法。我国代表团希望一九七五年达累斯萨拉姆重新肯定的卢萨卡宣言所提的替代办法还不致被完全使用。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愿意无目的地使用暴力。但是，时间所剩不多了。很可能，辩论的期间结束，我们就到达一九七六年托马斯·潘恩所指明的那个阶段：“最后用武器来决一胜负。”

安理会现在必须充分利用我说过的所余不多的时间。它必须认可西南非民组所提的建议、实行宪章中将可落实这些提议的规定，使它多年来为纳米比亚人民所作的努力圆满完成。处境不利的纳米比亚人民不能再等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些就是我们的责任。

圭亚那相信，自由是没有代替品的，自由也没有边界。我们有责任在安理会作出贡献。我们很看重这种责任，所以我们对于今天能在这里参加这场辩论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

主席：谢谢圭亚那外交部长阁下对我的慷慨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首先让我恭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深信你个人的才能在将来和过去一样，是安全理事会会执行其任务上很大的本钱。

也请让我透过主席，向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表示感谢，使我们能够对安理会正在审议中的这么重要的问题表示埃及的立场。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一次开会的目的在评价南非对一九七六年一月安全理事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结束时一致通过的第 385(1976) 号决议各项规定的遵守情况。那件决议的案文我们都很清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不是确实遵守了决议里的任何案文，也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进行审议这个决议的条文以前，试问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抱任何希望，指望它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实行任何程度。遵守，是不是脱离了现实？

就这一点来说，南非政权对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一月所通过决议的第一个反应，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反应载于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1948 号文件印发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南非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里。如蒙安理会许可，我将从这封信上引读几段。

关于法律问题信上说：

“不要忘了，并无任何具有法律拘束的文书或判决，授予联合国对管理该领土有监督的权利。也没有任何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决定，授予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有强制该领土管理当局或该领土人民接受它们意志的权利。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不能霸僭这种权力”。（S/11948, 第 1 页）

关于联合国的监督，南非代表的信说：

“南非政府不承认，也从来不曾承认联合国有任何监督该领土事务的权利。此外，只要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为其本身利害关系而对该领土继续进行恶毒和充满偏见的活动，就不能期望本政府同意由联合国来监督任何选举过程……”。（同上，第3页）

关于南非政府对联合国所采取的立场的反应，南非代表的信上说：

“关于南非遵照人民的愿望自该领土撤出的问题，我们的总理说：‘我们并没有占领该领土。我们在那里是因为该领土的人民要我们在那里。我们并不把自己强加在该领土人民的身上，在这方面，我们只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的愿望。’（同上，第17页）

在这封信的其他部分，这位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竟厚颜无耻地吹嘘说，南非从来不曾是一个殖民国家。

这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一月辩论纳米比亚问题的反应。很显然的，南非毫无改变其向联合国挑战和蔑视联合国决议的一贯政策。

南非种族政权对第385(1976)号决议的反应如何呢？

所谓的宪法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得和克发布公报，呼吁在纳米比亚成立以新宪法伪装的傀儡政权，并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假独立。

这个显而易见的把戏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它无非是企图规避联合国为纳米比亚的真正解放和独立而作出的清楚明确的决定。种族隔离政权的这个所谓建议已遭非洲和不结盟国家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拒绝。

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导言中，就这个所谓的建议说了如下。话：

“我不得不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根本不具备联合国规定的必要条件，

因此，不足以满足局势的需要。 时机已晚，当前最量要的是，南非必须同联合国充分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使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满意。” (A/31/1/Add. 1，第7页)

如果仍然必须审查过去九个月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第 385(1976)号决议各项规定的遵守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南非没有执行这件决议的任何一条规定。

南非继续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南非继续把纳米比亚军事化，用它做为对邻近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和军事侵略的基地。 一九七六年七月赞比亚向理事会提出的控诉在我们大家的脑子里记忆犹新。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在纳米比亚执行其残酷野蛮的种族分离策略对自由斗士进行迫害和暗杀对妇女儿童施加酷刑。

才几天前，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我们听到了以前派驻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的一员，比尔 安德森先生的骇人的报告。 他是这些残酷行为的见证人，他向纳米比亚理事会报告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以色列的合作。

南非仍然在那里搞它的阴谋诡计，妄图透过所谓的宪法会议来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和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 它还在那里做梦，妄想利用它的傀儡作掩盖，来继续统治纳米比亚领土。

安全理事会至今未能对这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因此鼓励了、无疑地会继续鼓励这个政权继续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同时也就延长纳米比亚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苦难。

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的非洲人将在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解放运动——西南非人组——的领导下继续斗争。

他们的斗争要继续到他们获得自由、排除那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法占领并获得

他们应该有权享受的独立为止。

埃及，做为一个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一份子，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该地区已成为剧烈紧张的温床，真正威胁到非洲的和平，做为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适当行动。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应该不仅是谴责而已；这个政权累积的被谴责的可耻记录，只有它的盟友和支持者以色列堪与比拟。安全理事会应该以负责的态度采取行动，对这个国际种族分化主义者实行有效的制裁。我要在此提一下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它呼吁安全理事会执行它第385(1976)号决议，如果南非不遵守这个决议的各项规定，应即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

我要引用萨达特总统在科伦坡不结盟会议上演讲的一段，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

“第二件事是非洲人民对津巴布韦、南非和纳米比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斗争。我们的兄弟般的非洲人民肩负着同这些种族主义恐怖政权正面冲突的担子，他们的斗争不断地升级，我们绝对应该作出明白的承诺，支持这些领土的兄弟们过一个象样的、自由的生活的权利。除非侵略者觉得不结盟国家对他们的谴责会见诸行动和政治与军事措施，他们就会以为他们可以继续其侵略而不必付出代价。”

主席：我谢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桌来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和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在安全理事会再次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由你来主持会议。尤其恰当的是，这次对非洲国家如此重要的辩论是在安理会中一名非洲代表的指导下开始。但是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是，正好是由一位北部非洲的代表来主持一次关于南部非洲的问题的辩论。当然，这仅是反映了不能再漠视的现实情况，即动员所有非洲国家来进行一场对非洲人民的未来和命运至关重要的斗争。

在那场斗争中，我们都熟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所发挥的作用，和它坚定地积极支援我们非洲大陆的所有解放运动。主席先生，你本人就曾参与支援，现在由你来指导这次辩论，给予你这种荣誉，是对往日的斗士和今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应有赞扬。

纳米比亚问题是在大会和安理会议程上长期以来一再出现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觉得这个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再是奇特的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演变是众所周知的，安理会理事国对解决问题的关键，大体上都意见一致，因此我们不禁感到奇怪，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能获得解决，而且在这方面，并不缺少安理会的决议。

安理会的决定一贯宣称南非驻留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这些决定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从这个领土撤出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并把它在那儿非法行使的权力，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然后，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制下，通过自由选举决定纳米比亚的前途。

安全理事会，经由它的决定并在它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负的责任范围内，曾多次努力说明它所关注的三点：保障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必须将领土完整地归还给纳米比亚人民；保卫纳米比亚的政治统一，反对任何旨在导致分裂纳米比亚的措施，尤其是经由建立班图斯坦；最后，反对将种族隔离政权延伸到纳米比亚，因为长期在那儿存在的南非行政机构可能会想在纳米比亚建立这种政权。

南非拒绝遵行这些一致通过的决定并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不足以说明许多年来使问题无法解决的种种困难。

必须承认，不管是好是坏，纳米比亚问题与整个南部非洲局势，尤其是罗得西亚局势是分不开的，与南非坚决推行一种基于种族隔离的制度，和为了确保这种制度的继续存在不惜和所有非洲其它地区对抗，也是分不开的。维持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制是比勒陀利亚政权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正如在罗得西亚加强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一样。以任何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必然会对罗得西亚局势和抗拒种族隔离制度的能力发生影响。相反地，如果忽视了有密切关联的这些问题，想认真考虑解决纳米比亚问题，那也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最近变得特别明显，但是我要不厌其烦地强调这点，正是为了要驳斥有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理由，认为先从简单再到复杂，不妨把一些不同的问题分开来考虑，并暂且把其中一些问题置于一旁，以期在其他问题上可以取得成果。这无疑地已认识到必然是极端复杂的一种局势的构成因素，但是却没有顾到它们相互间的影响，因为决定它们能否共同有所进展的，就是这种影响。

我们觉得这就是困难之一，找寻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复杂。我们也认为，如果利用我刚才说过的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南非这些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能加速达成全面解决的过程，因为在其中一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对其他问题也必然会有影响。看来我们现在已朝着这个方向行进，我们对此自然感到高兴，但觉得所有努力都应该与维持这个方向配合起来，或者甚至加以进一步地澄清，因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不能最有力地和最坚决地去处理南非政权所依据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问题，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或罗得西亚问题，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在这个分析中，除了使纳米比亚问题更为复杂的因素以外，不同时提到那些基于战略、政治、经济或商业性质的考虑或利益、以及对局势的发展引进非洲以

外的因素的一些因素，那将是天真而又幼稚。我们不想再提到存在于南非和西方大国间的关系，无可否认，这种关系有助于种族隔离政权的继续存在。我们所得到的教训，使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取决于利益的均衡，也许比取决于力量的均衡还要多。因此，我们无须再对构成政治态度的意图感到奇怪，我们也不应再受蒙骗。

国际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于——等待已久的——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这无疑地是纳米比亚人民自己进行斗争的结果，他们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显示了要恢复自由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同样明显的是，纳米比亚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涵义，这是由于前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由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的斗争取得了进展，和最后，也是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革命运动正在南非蓬勃发展。整个南部非洲的局势对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都明显地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为局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得对国际均衡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都发生了作用。与种族隔离政策的继续存在和加强比勒陀利亚政权有关联的根本利益现在正因刚出现的深刻变化而发生动摇，这些变化的势头正愈来愈猛烈。

因此，南部非洲的问题现在已是国际上最关心的问题，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抱着很大的兴趣，正在密切注意美国国务卿的创议。当然，对这一点作出判断，完全要看结果如何。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创议的长处是顾到了存在于该地区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我已经说过，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南非坚持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果。因此，这种创议的能否产生成果，就得要看它对南非局势本身有何等样的最后影响。那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让种族隔离政权有更多的喘息时间或推迟比勒陀利亚所必须接受的时限，那末，这些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归根结底，要靠非洲人民自己，尤其是与这些问题直接有关的人民，不要为了眼前的、但是虚幻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真正目标。

至于罗得西亚，看来我们正在设法召开制宪会议，使非洲人代表和白种人少数代表能够制定建立多数统治政体的方法。也许必须记得，那是非洲国家长期以来的想法，它们在安全理事会上就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非洲国家所要求，这个

会议将由联合王国来负责，因此联合王国将再次掌握管理国的特权。如果我的消息正确，我们的同事，理查德大使——可喜的是，他刚好回到了安理会会议厅——将是会议的主席。托付给他的责任无疑是沉重的，但这也是对理查德大使高度尊敬的表示。这项任命是对我们在这里所知道的他的品质的赞誉，也是对联合国外交团的荣誉。我要离开本题，向他表达我个人的祝贺，并告诉他，我们对他的胜利完成任务，是怀着多么大的期望。

我们相信，在那一方面取得的胜利，将在纳米比亚产生即时影响，在纳米比亚，一切都尚待努力。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担负全部责任，并不因寻求可能解决办法而采取的创议、在任何方面解除使本组织其应有义务。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对正在发展的事态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时候，它们应该重新肯定作为照顾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的代表所应有的权力和职责。

这一系列安理会会议的目的是清楚而明确的。在今年一月通过的决议中曾有确切规定。因此，今天应由安理会来审查南非执行安理会决定的情况，如果这些规定未被执行，那末，就应根据宪章采取适当措施。

我们认为，南部非洲局势的发展和在那儿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都不能改变这次辩论的重要性。相反地，只有通过安理会的决定，通过它将采取的措施，才可能保证这种创议的成功，使这种创议面向应该寻求的真正目的，并确保它考虑到复杂局势的所有因素，因为只考虑到局势的部分因素，将是危险的、虚幻的。

事实上，所有南部非洲的问题能否和谐地得到解决，全得看安全理事会能否提供主要的推动力，归根结底，必须施加安理会决定的对象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所以这次辩论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这样就能使安理会决定必须采取的措施，行使宪章给予它的职责。

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担负起全部责任，如果必须要加强戒备，我们期待它运用其权力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一切方法，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最后执行安理会就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通过的、并经常重申的一些决议。

主席：我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个人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肯尼亚代表，外交部长，韦亚基阁下。我欢迎他，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韦亚基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理事国邀请肯尼亚参加这次重要的辩论。也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并满意地看到你，一个非洲的儿子，来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再度讨论我们大陆上的一个国家，纳米比亚的问题。

利比亚是一个与我们有着热烈友好关系的国家，一向站在非洲解放的前列。你个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和才干无疑地对这次辩论是有无比的价值。

肯尼亚现在虽然不是安理会的理事国，但愿意在这次辩论中合作，希望能帮助安理会找到具体而迅速的办法，以解决纳米比亚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安理会上次开会讨论纳米比亚局势时，全体一致通过了第 385(1976) 号决议，在其执行部分第 12 段中决定：

“继续处理本问题，并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该日以前举行会议，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

因此安理会有责任公正地讨论这个事项，并决定南非是否已遵行这个重要决议中的各项要求。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安理会已就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向南非提出了五项要求。

首先，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南非采取步骤从自一九六六年它的委任统治终止后仍非法占领的领土撤出。安理会理事国和我们大家全都知道，南非一直拒绝遵行这项要求。实际上，南非的顽抗行为并不是从一九六六年才开始的。安理会可以记得，在联合国成立时，南非就已拒绝把纳米比亚领土置于本组织托管制度之

下。这种拒绝和管理国坚决不让纳米比亚土著人民享有人权，曾使本组织向国际法院征取法律意见。法院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不同意那项意见的只有南非。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从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直到现在这段期间内，南非有没有采取步骤向安理会理事国表示它愿意以任何方式撤离纳米比亚领土呢？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它并没有。

安理会在对南非的要求中，对如何作好准备撤离纳米比亚说得很清楚。它要求南非紧急作出庄严宣告，接受关于在联合国监督和管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的规定。这就是向南非提出的第二项要求。肯尼亚从一月通过了决议以来，就一直注意着南非在履行对纳米比亚领土的责任这一方面的活动，使人再次感到重大关注和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南非已作出了这样的庄严宣告。为了混淆国际社会视听，继续施展花招，以便长期维持白种人在纳米比亚的优越地位，南非现在大事宣传，在温得和克进行所谓制宪会谈。但是安理会并没有要求南非进行制宪会谈。出席会谈的代表都是南非自己圈定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因为会谈是南非组织的，而南非自己又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所以会谈是非法的。

而且，安理会的指示是要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据我们所知，南非当局并没有说所谓制宪会谈会导向自由选举，更不用说由联合国监督了。我们认为，这是又一次违反和拒绝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的要求。

安理会对南非的第三项要求是南非立即停止实施在纳米比亚制造班图斯坦或所谓本土的种族主义政策。我们所得到的证据，我相信也是安理会理事国所得到的证据，都显示所谓会谈的目的是要保存现有的政府结构——也就是说，目的在使土著人民继续留在他们各自的部落区域，白种人则继续留在所谓军事区域。正如安理会所已知道，在会谈和根据会谈举行选举后产生的立法机构是由来自区域内各部落的代表组成的。

因此，很显然的，南非也没有遵行第三项要求。

这项决议中的第四项要求是，在南非把权力转移给土著人民以前，必须在精神和行动上充分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释放一切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无条件给予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流亡外国的纳米比亚人充分便利，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不受逮捕、拘留、威胁或监禁的危险。如所周知，南非不仅不准流亡外国的人回去——这里指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即西南非民组——而且还继续骚扰和逮捕那些以任何方式不赞同所谓制宪会谈或反对南非继续占领他们领土的人。

据我们所知，对南非的最后一项要求是停止把纳米比亚当作军事基地。我们曾一度谴责南非把纳米比亚作为进攻独立的安哥拉共和国的军事基地。南非冲到安理会，想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我们感到严重关注的是，甚至在安理会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进攻安哥拉的行径之后，南非竟然还要利用该领土为军事基地，进攻另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赞比亚。不久以前，我想是在七月，安理会曾就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进行了辩论。

总的来说，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无疑地完全蔑视了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就是庄严的安理会。有些人想使安理会相信，南非在所谓制宪会谈后的一个小小公报中表现了一点积极的姿态，宣布在一九七八年年底让纳米比亚独立。我国代表团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即认为这样已遵行了联合国关于给予纳米比亚达成完全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的要求。而且，如我早先所说，公报中所说的独立，分明违反了自由选举和保全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概念，因为与联合国的要求相反，公报中建议要建立班图斯坦。

我希望我已清楚说明，南非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没有遵行安理会今年一月提出的要求。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提出下列建议，让安理会考虑作为应该采取的下一个步骤：

第一，南非应该立刻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即西南非民组，并与该组织进行谈判，以求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适当的制宪会议。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不仅应该被邀参加这个会议，而且应该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的确，西南非民组要以主要政党的地位呼吁所有其它小党派捐弃成见，紧密团结，在会议中提出一项共同纲领。

第二，我们觉得，联合国应该考虑派出一支缓冲部队前往纳米比亚，保护非洲人的利益，并在领土上留驻部队。我们觉得这个部队在选举时可用来帮助监督选举的组织和进行。

第三，如果南非拒绝遵行第一项提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提议会导致和平地转移权力——那么，安理会就有责任建议采取强制性的经济和其它措施，使南非遵行它的决定。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全面禁止把武器和其它形式的军事设备出赁、赠送或转让给南非，也应该包括断绝与南非的一切经济联系。这可能比较困难，但这是安理会应该考虑到的事项。

最后，我们要呼吁所有国家对西南非民组给予物质和道义的支持，使它能加紧进行武装斗争，把南非从纳米比亚驱逐出去。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借这个机会代表我国政府谢谢肖恩·麦克布赖德先生。我们认为，他是纳米比亚委员会的忠诚仆人，他已尽到了大会托付的职责——即为纳米比亚的独立作好准备。

我们曾多次说过，南非蔑视国际社会的舆论，破坏了联合国的威望，如果任其继续，将构成一个危险的先例。《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有成员国都要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因此，我们促请所有国家不要把短暂的经济利益看得比人的尊严和本组织的理想更重。我相信，安理会将履行它的义务，要求南非充分遵行它的要求。我还要说，任何象南非这样顽湿抗命的成员国应该被驱逐出联合国。

主席： 我谢谢肯尼亚外交部长对我个人和我国、利比亚、所说的客气话。

最后一名发言人是毛里求斯，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 我很高兴收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斯克兰顿州长的一封信，他在与季辛格先生咨商后，在信中回答了我星期二在这里提出的几个问题。 我了解，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对斯克兰顿州长回答我的问题，我要公开向他和美国代表团表示谢意。 我认为在辩论的较早阶段，提出这些初步性的问题，是有建设性的，也是有益的。 我将在较后阶段再对这些答复表示意见，我相信参加安全理事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所有成员国都会记住，并考虑到斯克兰顿州长向我们提出的答复。

主席： 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发言。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由我来祝贺你当选主席是很多余的，因为我认识你已经许多年了，按照阿拉伯人的说法，在法庭上我的证词是不起作用的，因为除了你是利比亚的代表以外，我和你之间的友情太深了。

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我就注意到委任统治地问题，那是五十四年前的事了，我不打算谈到委任统治地的历史背景。它们其实只是殖民主义的伪装。

一九六六年我荣幸地和南非外交部长穆勒先生接触，表示我对当时所谓的西南非洲问题的看法，我对他是直言无讳的。我告诉他，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但西南非洲还没有解放，当时我提到，南非政府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同意让联合国指派两名行政官来加速委任统治领土的解放。他是一位讲道理的人。他满口华丽的词藻，但是他不是南非的政策制定者，因此我在一九六六年关于纳米比亚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指派两名共同行政官同南非一起，加速领土的解放。

后来，有一位代表，我不想提他的国籍，提出了成立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想法。他利用我们非洲兄弟的情感，使得他们不听我的话，而去接受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提议。后来我在安理会和大会上警告南非，不消几年斗争就会展开，到了那时候，南非就不得不要同意西南非洲也就是纳米比亚人民的要求。

现在如果我们只是空口表达我们的看法而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我相信事情会变得更糟。现在让我先谦逊地告诉你们，我已经和几个人谈过了，也和我好朋友纳米比亚高级专员——一位杰出的先生，谈过了。我相信只要双方愿意合作，那末就有办法不经过进一步的冲突而加速西南非洲也就是纳米比亚的解放，我所指的双方是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简单地说，我建议秘书长主持一次由沃斯特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和他想要找来作陪的南非的非洲朋友为一方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另一方之间的初步会

议。 这就是一个初步而切实可行的步骤；否则的话，谈判就会拖延下去，等到我们再就这个问题开会时，整个事情安理会和大会都管不了了。

沃斯特先生或他的代表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必须举行一次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担任主席，由我们的朋友麦克布赖德协助并担任有关双方的中间人。

如果沃斯特先生或南非政府不作此图而打算预先举行公民投票来确定谁代表纳米比亚的话，那我就可以向安理会打赌，骚乱会重新开始爆发，冲突也可能继续下去。 我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曾在委任统治下生活过，知道高级专员和他的下属在不属于他们的领土上的所作所为。 当然他们要找他们的傀儡来按照他们的指示的方法举行公民投票，于是麻烦就来了。

我不是说那些和沃斯特先生一伙的非洲人不应该有发言权。 他们应该有充分的发言权。 但是说真的，如果没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存在的话，委任统治就会再继续五十年。 因此，目前存在着两个当事方面：我们可以说沃斯特先生是一个方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另一个方面——沃斯特先生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愿意同他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合作的非洲人做他的随从。 不然的话，安理会会议就要拖下去毫无所获，而无辜的人民就会丧失他们的生命。 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

我们也赞成两个不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方面以非政府的身份来从中斡旋。 它们应该选择正直的国民作为代表来制订一个宪法。 有人建议德高望重的艾弗·理查德先生是一个人选。 我想由于他正直无私，他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我不知道美国人之中谁还有艾弗·理查德大使这样的声望了；我不是开玩笑，我是很认真地说的。 我们同艾弗·理查德大使相识的时间很短，但他已获得了我们的信任。 我不是说我们的美国朋友没有获得我们的信任，不过今年是选举年，我不敢明白指出他们应该派谁出来。

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要不然，我们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于漫

无止境的剧烈辩论之中，最后还是导致长期的斗争。

因此，总结起来说，我以一位老代表的身份——我不是核心集团的一员，而是圈外边缘上的一员——请大家严肃考虑我刚才说的话，那是在委任统治地官员统治下生活的亲身经验之谈，请你们采取那个可以导致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要向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理事给我再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机会致谢。我希望将会产生一项包含若干这些观点的决议草案。

主席：现在名单上的发言者都已经发过言了，在休会之前，我要借这个机会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对安理会各位理事在九月份的议事过程中同我良好的合作致谢，也要对各位在公开的会议上，多次的接触协商中和非正式会议上给予我的礼遇致谢。

各位理事，今年一月，我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时说：

“我们到安全理事会里来，并不想装模作样。我们知道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国。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小国能够，也必须，在国际政治上和在国际组织内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现在，在所谓的缓和时代，尽管它们受到一些大国的威胁、压迫和恐吓，它们仍能个别地或集体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影响各种事态的发展。”（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35页）

各位理事，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乐于见到利比亚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担任本月份的主席。当利比亚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时，心存偏见的新闻宣传机器、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邪恶势力都在攻击我们。但我们很确定，我们是获得了安理会各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而当选的，这证明了那些邪恶势力的攻击和谎言都是不正确的。

并且，我所以要谈到小国在历史上和在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内所起的作用是因为我们利比亚人从亲身经验中得到了这种体会。一九四九年，我国的要求提到了联合国来。一些欧洲国家协议要拖延利比亚的独立与统一。这个决定在第一委员会中获得通过，但到达大会时却不能通过，因为少了一票——仅是一票之差。当时几个大国和老大哥——当时有许多老大哥——对小国施加的压力非常巨大，双方票数很接近，大会中只有一个小国改变了它的立场，从赞成该决议草案改投了反对票。那是海地，一个同非洲有连系的小国。海地圣·洛特大使在大会投下的票当时改变了利比亚的历史。那不仅是利比亚的历史，也是非洲的整个的斗争史。当时利比亚是北部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那个决定对于唤起和加速北部非洲以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斗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一个小国代表投下的一票改变了当时的历史。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说我们小国在国际组织内能够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是**有证明的**。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体会到这一点。

我刚才提到的圣·洛特大使是海地的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几天前去世了。我在这里代表利比亚人民向他的国家和他的家属**致哀**。

现在，我要以主席的身份宣布，在与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非正式协商并征得了下月份主席巴基斯坦大使的同意，下一次会议将在明天，十月一日下午三时举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下午五时五十分散会